

雞禍、中夜起舞與劉琨祖逖文學形象的變遷

潘堯*

摘要

文學史上劉琨、祖逖的形象建構，是中古（災異）知識觀念消亡、近世理性思潮興起、唐宋文人創變、相似歷史境遇再現等多重因素偶合下的產物。劉琨、祖逖原為樂禍貪亂的野心家而受到史家批評，支撐這一形象的事實正是兩人中夜聞雞鳴而做出的起舞舉動。中古時代，中夜雞鳴是嚴重的災異現象，預示著天下大亂、戰事蜂起、屍橫遍野。荒雞夜鳴因此是唐人描寫戰亂的常用典故之一。宋代以後，荒雞夜鳴褪去災異色彩，成為雞鳴報曉，催人早起的意象。劉、祖聞雞所做起舞之舉動，受到李白詩作的影響，一洗漢魏六朝逸豫歡快之風，成為揮劍起舞的慷慨豪邁之舉。劉、祖二人隨之由唐人筆下的樂禍人成為南宋文人筆下聞雞而早起舞劍，立志北伐蠻夷、收復中原的英雄。劉、祖形象的變遷折射出觀念變動與文學創作及其再生產之間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災異、雞夜鳴、起舞、文學形象

* 浙江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一、問題的提出：從成語聞雞起舞說起

聞雞起舞幾乎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成語典故，影響深遠，講的是西晉末年劉琨（270-318）與祖逖（266-321）半夜聽到雞鳴之聲，便早早起床舞劍練武，積極進取，立志報國。然而回到聞雞起舞的原始出典，細繹史料，上述理解存在值得反思之處，或者說上述理解的成立與原典之間存在斷裂。最早記載聞雞起舞之事的史料有四處：

1. 《世說新語·賞譽篇》劉孝標（462-521）注引孫盛（302-373）《晉陽秋》：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¹

2. 唐鈔本《文選集注》引傅亮（374-426）《續文章志》：（案：劉琨）早與祖□□善，嘗□大角枕同寐，聞雞夜鳴，熹而相蹋，逖遂墜地。²

3. 唐修《晉書·祖逖傳》：（案：祖逖）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¹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堉著，〈賞譽〉，《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上冊，卷8，頁244。楊勇校箋本《世說新語》將「中夜聞雞鳴」改為「中夜聞荒雞鳴」，理由為「雞上，《晉書》本傳有『荒』字，今據增」。據增「荒」字似不妥，楊勇所據《晉書》為唐官修《晉書》，自是一書，且成書遠晚於孫盛《晉陽秋》。見〔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冊1，頁395。

² 由於原文模糊不清，引文中有三字未能辨認，按推斷，前兩個字應分別為「逖」與「友」字，第三個字則仍待考證。〔唐〕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冊1，卷62，頁716。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³

4. 許嵩（?-?）《建康實錄》卷五〈中宗元皇帝〉：（案：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二人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累遷太子舍人。洛京喪亂，遂避地淮、泗。元帝鎮江左，徵為軍諮祭酒，將家居丹徒之京口。⁴

從史料誕生的時間來說，《晉陽秋》最早，成書於東晉，其次《續文章志》，劉宋傅亮所撰，再次唐修《晉書》集眾家《晉書》之記載，成書於初唐，許嵩《建康實錄》最晚，成書於中唐肅宗年間（711-762），彼此時間跨度達 400 年之長。

關於聞雞起舞的描述，有幾處細節值得注意。第一，雞鳴與荒雞鳴。夜半鳴叫之物，《晉陽秋》與《建康實錄》均作「中夜聞雞鳴」，而唐修《晉書》作「中夜聞荒雞鳴」。第二，聞（荒）雞鳴的主體。《晉陽秋》中，劉琨與祖逖同寢共眠，中夜聽到雞鳴之聲，一同起床，共說「此非惡聲也」。唐修《晉書》與《建康實錄》中則是祖逖聽到（荒）雞鳴叫之聲，於是踢醒身旁熟睡的劉琨，特地告訴他（荒）雞鳴叫之事，並對他說「此非惡聲也」。第三，心態與起舞。《晉陽秋》中，二人對雞鳴之事沒有做出起舞的舉動。《續文章志》中，劉琨、祖逖聽聞雞鳴之後，心態為「憇」，也就是愉悅歡樂。唐修《晉書》與《建康實錄》中，劉琨與祖逖對中夜（荒）雞鳴做出起舞舉動。第四，非惡聲。無論是《晉陽秋》，還是《晉書》與《建康實錄》，劉琨與祖

³ 〔唐〕房玄齡等，〈祖逖傳〉，《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冊 6，卷 62，頁 1694。

⁴ 〔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中宗元皇帝〉，《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上冊，卷 5，頁 132。

逖二人對中夜（荒）雞鳴一事達成「非惡聲」的共識，從此常於深夜談論天下動亂之事。

在上述差異中，至少可以明確：中夜（荒）雞鳴叫，絕非尋常普通之事，反而是引起了劉琨與祖逖的高度注目，兩人對此聲達成「非惡聲」的共識，以至於在半夜之時從睡眠中起身，特意做出起舞的舉動。且在中夜（荒）雞鳴之後，兩人常於深夜暢談動亂戰爭之事。

然而無論是《晉陽秋》，還是唐修《晉書》和許嵩《建康實錄》的記載，都與今天關於聞雞起舞一般常識性的理解沒有明顯的直接關聯。那麼，今天這種理解以及劉琨祖逖的文學形象是怎麼產生的？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對上述史料中關於聞雞起舞的幾個共同核心細節進行事實層面上的推敲與思考：第一，中夜（荒）雞鳴意味著什麼，為什麼能夠引起劉琨與祖逖的特別關注。第二，兩人對中夜（荒）雞鳴達成的共識「此非惡聲也」該如何理解？第三，兩人為什麼會對中夜（荒）雞鳴做出起舞的反應？這個起舞的反應到底是怎樣一幅畫面？第四，為什麼在聞中夜（荒）雞鳴之後，兩人常於深夜談論動亂戰爭之事？本文就上述問題，試著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方家批評。

二、災異、戰亂與報時：唐宋變革與荒雞的誤讀

（一）漢唐之間的雞與災異

中夜傳來（荒）雞鳴叫之聲，引起了祖逖與劉琨的特別關注，以至於說出頗令人費解的「此非惡聲也」的言論。荒雞是一種什麼動物？與雞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他們會對（荒）雞的中夜鳴叫印象深刻？

釋慧琳（736-820）《一切經音義》中「鷓鴣」條言「鄭玄箋毛詩

云，鴟，惡鳴鳥也。案鴟鵂者，恠鳥也。晝潛夜出而飛，同荒雞、鴟梟之屬也」，⁵ 荒雞和鴟鵂、鴟梟的共性是怪鳥，白日藏行匿跡，夜晚活動。慧琳所釋此條「鴟鵂」出自《治禪病祕要法》卷二〈治樂音樂法〉中「復見二虫。狀如鴟鵂，發大惡聲，破頭出腦。爭取食之」，⁶ 僧人修行為姣女妙樂所惑，當此之時，心中作如是念想，姣女頭破出二蟲，所發妙樂如同鴟鵂發出的大惡聲，以此破解女樂之禍。由此可知，荒雞如同鴟鵂，一般認為是怪鳥、惡鳥，所發之聲令人厭惡，為不祥之聲。桃井白鹿（?-?）在《世說新語補考》中指出，「唐義，雞以一二更啼，名曰荒雞，主荒亂」，⁷ 荒雞啼鳴，與荒亂關係密切，為不祥徵兆。徐應秋（?-1621）在《玉芝堂談薈》中言「凡雞夜鳴不時，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于中夜，不在初更，乃有茲稱」，⁸ 夜鳴不時的雞被稱為荒雞。也就是說，荒雞是從鳴叫時間角度出發對於雞的更加具體細化的一種認識與命名。如同雌雞、雄雞之類，是從生物性別對雞進一步的命名。荒雞也就是雞，只不過是鳴叫非時的一種雞，由於在夜晚鳴叫，這點又和鴟鵂、鴟梟相似，被當作怪鳥。為什麼祖逖與劉琨二人會對中夜雞鳴如此敏感與注目？實為中夜雞鳴乃惡聲，不祥之聲。據於此點，或許可以從漢魏六朝的災異知識與觀念的角度出發展開探索，雞中夜鳴叫一事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此於這個問題，余嘉錫（1884-1955）曾在箋疏《世說新語》時已有所觸及。⁹

⁵ 〔唐〕釋慧琳、〔遼〕釋希麟撰，《正續一切經音義附索引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冊2，卷54，頁2180。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⁶ 〔南朝宋〕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祕要法·卷下〉，收入《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冊34，頁335。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⁷ 〔日〕桃井白鹿撰，〈世說新語補考〉，收入張伯偉編，《日本世說新語注釋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冊5，頁131。

⁸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34，頁821。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⁹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賞譽〉，《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中冊，卷8，頁529-530。

本文在此基礎上續紹如下。

雞與災異，關係密切，自班固（32-92）在正史中首創〈五行志〉體裁之後，《後漢書》、《宋書》、《南齊書》、《隋書》等所載〈五行志〉中，雞禍就是重要的災異類型之一。¹⁰《漢書·五行志》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疵，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木〕。……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¹¹ 儀貌不恭敬，會招致雞禍；水歲中出現雞大量死亡現象，也是雞禍來臨的重要徵兆。《漢書·五行志》言「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¹² 光和元年（178），南宮侍中寺裏的雌雞化為雄雞，靈帝（156-189）下詔諮詢議郎蔡邕（132-192），蔡邕將其解釋為雞禍，如果靈帝不能合理應對，那麼將會出現大患。根據上述歷史書寫邏輯，後來的黃巾起義，天下大亂，戰事四起，正是這次雞禍的應現。

雞於中夜鳴叫，正是雞禍災異之一種。《淮南子·泰族訓》言「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鳴，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¹³ 犬群鳴，許慎（約 58-約

¹⁰ 關於中古〈五行志〉與災異研究的最新研究代表作可參見：游自勇，〈「棄常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災異書寫〉，《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2022年4月），頁55-77、221；程蘇東，〈《漢書·五行志》的編纂意圖與策略〉，《文學遺產》2021年第3期（2021年5月），頁174-187。

¹¹ 〔漢〕班固，〈五行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冊5，卷27，頁1352-1353。

¹²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五行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冊11，頁3273-3274。

¹³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泰族訓〉，《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下

147) 注言「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¹⁴ 雞夜鳴和戎馬驚，許慎注言「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¹⁵ 雞夜鳴預示著戰事將起，如果兩國交和，偃兵息鼓，那麼這些反常的災異現象就會消失。

《隋書·五行志》所載「雞禍」條就保留了一則雞夜鳴與戰亂的材料：

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雞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為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¹⁶

隋煬帝（569-618）大業年間（605-618），天下出現了許多雞夜鳴的災異現象。等到中年之後，出現了政府橫徵暴斂，百姓民不聊生，各地盜賊蜂起，戰爭連綿不息，野外屍骨遍地的亂世之景。也就是說，雞夜鳴是天下大亂、戰事不息的徵兆。

雞夜鳴作為災異不僅有上述事實層面的歷史記載，也有理論層面的知識總結。《唐開元占經》所載「雞非時鳴」條言：

《易通卦驗》曰：萬民聞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京房曰：雞無故夜鳴，必有急令。又曰：雞據棲而鳴，邑令不遷，乃免也。《地鏡》曰：雞昏鳴者，世主任女人，為政方亂。又曰：雞夜鳴，天子適有急令，戎馬興。京房曰：雞夜半中鳴，有軍軍罷，若有驚亡，將軍妻死。又曰：雞晨昏鳴，人民有事；人

冊，卷20，頁826。

¹⁴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泰族訓〉，《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卷20，頁826。

¹⁵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泰族訓〉，《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卷20，頁826。

¹⁶ 〔唐〕魏徵，〈五行志〉，《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冊3，卷22，頁630-631。

定鳴，且戰；夜半鳴，流血滂沱。又曰：雞不以時鳴，國當之。¹⁷

根據雞鳴叫時間的不同，其對應的災異又有更加細緻的劃分，不過它們都統稱為「雞非時鳴」，而雞夜鳴對應的災異尤為嚴重，預示著將會發生戰事，天下陷入動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雞鳴之所以是預示著戰亂將起的災異，其背後的原理，《三國志》裴松之（370-449）注引〈輅別傳〉所載徐季龍（?-?）與方士管輅（209-256）之間的一段問答對此有所揭示：

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

輅言：「貴人有所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¹⁸

雞與雉的鳴叫是戰事將起的先聲，徐季龍雖知此事，但對於其中原理存在困惑，以此詢問管輅。管輅解釋言，無論符瑞與災異，萬事萬物之間皆能相互感通。雞屬西方動物，金為兵精，亦主西。西方太白星主兵革，出現揚輝異相，預示戰事將起，同為西方之物的雞因此受到感應而鳴叫。

通過上述關於漢唐之間雞與災異的分析，那麼可以很好理解祖逖與劉琨為什麼對中夜傳來的荒雞之鳴印象深刻，特別注目。身處災異

¹⁷ [唐]瞿曇悉達，〈禽占〉，《開元占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卷115，頁1092-1093。

¹⁸ [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方技傳〉，《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冊3，卷29，頁825。

知識觀念盛行的漢唐時代，祖逖與劉琨自然明白中夜荒雞鳴這個現象背後所承載的災異份量，即天下大亂，屍橫遍野。他們中宵夜談，話題也多圍繞「四海鼎沸」、「相避中原」等展開。也就在荒雞夜鳴不久，西晉爆發了八王之亂，拉開了五胡十六國戰事蜂起、動亂不安的時代序幕。

（二）荒雞夜鳴與唐代戰亂書寫

荒雞夜鳴是戰亂的預言者，這點因此順理成章化為唐人文學創作中用以書寫戰亂的意象和典故之一。令狐楚（766-837）〈從軍行·其一〉言：

荒雞隔水啼，汗馬逐風嘶。終日隨旌旆，何時罷鼓鼙。¹⁹

荒雞在一水相隔的對岸啼叫不已，汗血戰馬逐風疾馳不斷發出嘶鳴聲。兵士們終日跟隨戰旗跋涉行軍，什麼時候戰鼓之聲才會停止？全詩使用荒雞、汗馬、旌旆與鼓鼙四個典型的軍事意象，勾勒出了一幅兵士行軍厭戰的畫面。荒雞與汗馬使用災異之典，當出自上文所引《淮南子·泰族訓》言「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²⁰其中荒雞又糅合了劉琨祖逖中夜聞雞鳴之事。對令狐楚創作此詩時所預設的讀者來說，以荒雞起筆，奠定了全詩沉重悲慘的基調。讀者一看到荒雞啼三個字，就很自然在頭腦中浮現出天下動亂不安，戰事紛爭四起的畫面。

馬嵬事是晚唐詩人常詠題材，溫庭筠（812-870）所作〈馬嵬佛寺〉一詩亦以荒雞起筆：

¹⁹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冊2，頁490。

²⁰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泰族訓〉，《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卷20，頁826。

荒雞夜唱戰塵深，五鼓雕輿過上林。才信傾城是真語，直教塗地始甘心。²¹

荒雞夜唱，劉學鍇注引《周禮·春官》所載「雞人」條以及《漢官儀》載「宮中不得畜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傳雞唱」，言「玄宗奔蜀途中，不聞雞人傳唱報曉，唯聞荒村之雞夜唱」，²² 很可能誤讀了荒雞夜唱在中古時期的意涵，因此將荒雞解釋為荒村之雞。《唐開元占經》引京房（77 B.C.-37 B.C.）言「（案：雞）夜半鳴，流血滂沱」，²³ 荒雞夜鳴表明天下大亂，血流成河。溫庭筠開篇用荒雞夜鳴之典，立馬就渲染出戰事慘烈、生靈塗炭的畫面感。第二句中「五鼓」劉學鍇未能出典，實際上它與荒雞夜唱彼此呼應，從時間上突出在慘烈戰事之下，玄宗（685-762）奔蜀的倉皇狼狽之相。「五鼓」典出顏之推（531-?）《顏氏家訓·書證篇》，其言「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²⁴ 五鼓即指五更，對應現代時間為凌晨 3-5 點。

那麼詩句的意思是，中夜（即三鼓或者三更，對應現代時間為 23 點至 1 點）荒雞鳴叫，天下已經大亂，戰事越發吃緊，屍體血流成河，玄宗攜帶楊貴妃（719-756）倉皇啟程奔蜀，五鼓時玄宗與楊貴妃乘坐的雕輿經過上林苑。直到這時，始才相信李延年（?-?）所唱「再顧傾人國」為真實不虛之語，然而玄宗為了討美人歡心，即使天下蒼生肝腦塗地、屍橫遍野也心甘情願。溫庭筠這種描寫手法，嚴厲批評了玄宗的昏聩，因楊貴妃導致天下大亂，戰亂四起，民不聊生。

²¹ 劉學鍇，《溫庭筠全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中冊，頁 785。

²² 劉學鍇，《溫庭筠全集校注》，中冊，頁 786。

²³ 〔唐〕瞿曇悉達，〈禽占〉，《開元占經》，卷 115，頁 1093。

²⁴ 王利器，〈書證〉，《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卷 6，頁 502-503。

兩人在慘烈戰事的籠罩下，被迫於中夜倉皇奔蜀逃難。

（三）報時：唐宋變革下的荒雞新變

唐宋變革論最早由內藤湖南（1866-1934）提出，「唐代屬於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則是近世的發端，其間包含著從唐末到五代的過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質上有著明顯的差異」。²⁵ 該理論影響巨大，由此催生出不少經典研究著作。雖然近來學界屢見反思、批判和質疑的聲音，但是不容否認的一點是，唐宋變革論依然具有不低的理論生命力，對於解釋荒雞於宋人文學作品中的新變頗為恰當。

宋代作為近世的開端，理性主義思潮逐漸盛行，荒雞退去了災異色彩，與之相關的戰亂指向也不復存在，在宋代文人筆下，成為報時之雞，時間也從中夜置換為了清晨黎明。司馬光（1019-1086）〈早行〉云：

寒犬吠柴門，荒雞鳴遠村。河聲空自急，月影不曾渾。木末星猶白，榛中露已繁。客心獨惆悵，四顧與誰言？²⁶

詩題為〈早行〉，可知全詩描述了清晨動身起行之事。首聯從動物聲音入手，寒犬在柴門吠叫，遠村傳來荒雞的啼鳴之聲，刻畫出了早行之客獨起，映入眼簾的清晨鄉村散發出一股靜謐之感，不聞人聲，唯有雞犬鳴吠，他人尚在夢鄉。與荒雞相對的動物，也不再是預示著戰事的嘶風戎馬，而是吠於柴門的寒犬。聽聞荒雞鳴叫，早行客也該起床收拾行裝，準備啟程出發了。頷聯和頸聯則進一步描寫了黎明時刻的靜謐光景，河邊傳來水流湍急的聲響，然而映照在水面中的月影

²⁵ 〔日〕內藤湖南著，林曉光譯，《東洋文化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04。

²⁶ 〔宋〕司馬光撰，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冊2，頁306。

卻依然清澈圓融。起床後的早行客抬頭望天，視線穿過榛樹梢，與蒼天中的明星相接。雖然星光依舊明亮，但是時間已經不早了，榛樹中已經落滿了露水。面對此景，尾聯直接抒發了早行客的惆悵之心，在一個眾人尚沉浸於甜美夢鄉的清晨，早行客卻早早起床，獨自啟程前往遠方，放眼四顧，唯有犬吠雞鳴之聲和懸掛天空的明月晨星，以及佈滿榛樹的露水。

聽聞荒雞鳴叫之聲，知道蒼天欲曉，因此從睡夢中醒來，這構成了宋代文人筆下使用荒雞之典的基本形象，例如蘇軾（1037-1101）〈新渡寺送任仲微〉言「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群。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²⁷ 寄宿古寺中的蘇軾聽聞荒雞鳴叫之聲，得知天將曉，於是從睡眠惺忪中醒來，送別任仲微（？-？）。楊萬里（1127-1206）〈歲暮歸自城中，一病垂死，病起遣悶〉其二言「荒雞喚野夢，晨起念速步。升車乃復下，故疾動中腑」，²⁸ 詩人被清晨荒雞鳴叫從野夢中喚醒，起床之後趕緊收拾行裝，踏上歸家的路途。剛剛坐上馬車，卻因腑中舊疾復發不得不又從車上下來暫作休息。

荒雞鳴叫，總是縈繞著一種孤寂之感，時間指向有時也從清晨回歸到深夜，但絕無災異與戰亂的意味。陸游（1125-1210）〈雨夜〉言「斷岸輕煙著柳條，孤村小雨夜蕭蕭。荒雞隔浦聲相續，短燭無風焰自搖。樸學元知縻歲月，殘生竟是老漁樵。最憐鬢畔千莖雪，日日春風吹不消」，²⁹ 初春雨夜，陸游寄宿孤村，河浦對岸的荒雞鳴叫伴隨著絲絲細雨之聲飄入耳中，夜半難以入眠的詩人望著桌上昏暗的燭光，搖擺不定，想到自己已經步入暮年，如今卻如漁樵之父，功業未

²⁷ 〔宋〕蘇軾著，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冊11，頁370。

²⁸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4，卷37，頁1929。

²⁹ 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冊6，卷50，頁11。

就，兩鬢霜白如雪，即使日日沐浴春風，也無法找回逝去的青春時光。這種深夜孤寂之感又可見於蘇軾寫給蘇轍（1039-1112）的詩中，〈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言「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³⁰ 施元之（?-?）注「客夢還家」典出《異聞實錄》言「江南進士陳季卿，客長安，十年不歸。一日，終南山翁以竹葉置《寰瀛圖》上渭水中，令陳注目。恍然至家，信宿復回，山翁尚擁褐而坐」，³¹ 蘇軾久客他鄉，眠宿如陳季卿（?-?）夢回故鄉，卻被三更的荒雞鳴啼之聲擾醒。

荒雞在宋人筆下的新變，背後是唐宋之際整個知識觀念結構的大轉變。中古的災異神秘主義思潮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宋代開啟近世的以理學為代表的理性主義思潮。³² 支撐荒雞作為災異與戰亂徵兆而成立的知識觀念前提不復存在，宋人筆下的荒雞也就成了報時的意象，聽聞荒雞之聲，便知清晨已至，睡人從夢中早早醒來，新的一天從此開始。如果更加細緻地來說，荒雞所指向的清晨也不是通常從睡眠中醒來起床的時間，而是要比一般起床時間稍微更早，也就是在天色微濛，眾人尚在夢鄉酣睡，不過卻即將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刻，這也就意味著根據荒雞鳴叫之聲而起床的人，會落入到一種熱鬧嘈雜即將來臨之前而帶來的孤寂境地。這或許就是宋人更新荒雞內涵而生發出來的微妙詩意。

³⁰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冊6，頁1919。

³¹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冊6，頁1919。詳細記載又可見〔唐〕李玫撰，李劍國輯證，《纂異記輯證》（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37。

³²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5-7。

三、揮劍與疆場：李白對起舞的創變

（一）歡樂逸豫：漢魏六朝的「起舞」

祖逖與劉琨對中夜荒雞之鳴做出了起舞的反應，然而關於「起舞」兩字所指射的畫面當作何解呢？也就是說在漢魏六朝時代，當筆下出現「起舞」兩字時，作者通常是在傳達一幅怎樣的畫面？

西漢楊惲（?-54 B.C.）因得罪宣帝（91 B.C.-48 B.C.）寵臣而遭罷官免職。然而失去官爵的楊惲卻大置產業，聲色娛樂。好友孫會宗（?-?）寫信告誡楊惲「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³³ 楊惲卻憤憤不平回信孫會宗，其中恰好存留一段關於解釋聲色娛樂的言論，對「起舞」二字所指場面亦有明確說明：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³⁴

楊惲被貶歸家，於年中伏日與臘日大擺宴會，置酒高歌，揮舞衣袖，翩翩起舞。起舞即跳舞，之所以跳舞，因為高興開心，及時行樂。與跳舞相伴的是，桌上的佳餚與美酒，身邊唱歌的奴婢，鼓瑟的妻子，以及時而高歌秦聲的本人，完全是一副歡快愉悅的畫面。就連楊惲自己也說，這樣確實是荒淫無度。

³³ 〔漢〕班固，〈楊惲傳〉，《漢書》，冊9，卷66，頁2894。

³⁴ 〔漢〕班固，〈楊惲傳〉，《漢書》，冊9，卷66，頁2896。

「起舞」即跳舞，心情愉悅，伴隨著音樂舞動身體。陳崇（？-？）彈劾陳遵（？-？）身為朝廷高官，行為失檢的奏文寫到「（案：陳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譌謔。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³⁵ 陳遵悖「不入寡婦門」之禮，不但私赴左阿君（？-？）之家，置辦酒宴，推杯換盞，謳歌作樂，而且還在酒席上跳舞助興，醉倒席間，甚至還留宿左阿君家中。「起舞」與酒宴、聲色、行樂密切相關，又如潘岳（247-300）〈閒居賦〉言「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³⁶ 喝著美酒，聽著絲竹之樂，以腳踱步，舞動身軀，放聲高歌，沉浸於享樂愉悅之中。鮑照（約 414-466）〈學古〉言「調絃俱起舞，為我唱梁塵」，³⁷ 調整好樂弦，一同翩翩起舞，為我一首美妙的振動梁塵之歌。隨著聲樂起舞，享受著美好的歡樂時光。

以此來審視祖逖、劉琨夜半聞荒雞之鳴而做出的「起舞」之舉，儼然是一副與今日所理解大為不同的畫面，具體來說，祖逖、劉琨夜半聽到預示天下將要大亂的荒雞之鳴後，居然心情愉悅，做出了手舞足蹈的歡快之舉。這點在後文唐修《晉書》本傳中的史臣（1474-？）之言亦可再次得到驗證。

（二）揮劍與疆場：李白對起舞的創變

雖然漢魏六朝文人筆下關於起舞的形象描寫依然在唐代文學作品中佔據主流，例如陳子昂（661-702）〈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言「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³⁸ 王勃（650-約 676）〈山亭興序〉

³⁵ 〔漢〕班固，〈陳遵傳〉，《漢書》，冊 11，卷 92，頁 3711-3712。

³⁶ 〔唐〕房玄齡等，〈潘嶽傳〉，《晉書》，冊 5，卷 55，頁 1506。

³⁷ 〔南朝宋〕鮑照著，丁福林、叢玲校注，《鮑照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上冊，頁 369。

³⁸ 〔唐〕陳子昂撰，徐鵬校點，《陳子昂集（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言「搖頭坐唱，頓足起舞」，³⁹ 貫休（832-912）〈送楊秀才〉言「花姑吹簫，弄玉起舞」，⁴⁰ 李白（701-762）〈南陵別兒童入京〉言「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⁴¹ 幾乎都是發生在宴會之上，飲酒、彈奏、高歌、跳舞，心情愉悅地享受人生。

然而到了唐代，起舞與舞劍之間卻產生了關聯，例如初唐陳子昂在〈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序〉中寫到「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拔劍起舞。則已氣橫遼碣，志掃獯戎。抗手何言，賦詩以贈」，⁴² 酒酣耳熱，胸中充斥著英雄豪氣，因此拔劍起舞，志在報國，為君掃除邊地夷患。這點恐與唐代流行的劍舞風氣關係密切。⁴³

真正將舞劍與起舞兩種畫面結合在一起，且發揚光大的當屬李白，他在詩中反覆書寫揮劍起舞的畫面。〈司馬將軍歌〉言：

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
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⁴⁴

場景由享樂的酒宴歌會轉換為了沙場軍幕，揮劍起舞者乃是一軍之將，觀眾則是將軍麾下的壯士。他們在將軍舞劍的激勵下，放聲大呼，立志建功疆場，成為君主肱股之臣，獲得畫像麒麟臺的殊榮。

起舞畫面是揮劍的豪邁慷慨之舉，脫離聲色逸悅的享樂色彩，又可見〈送梁公昌從信安北征〉言：

頁 183。

³⁹ 〔唐〕王勃著，〔清〕蔣清翊註，《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272。

⁴⁰ 陸永峰，《禪月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2 年），頁 121。

⁴¹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中冊，頁 744。

⁴² 〔唐〕陳子昂撰，徐鵬校點，《陳子昂集（修訂本）》，頁 44。

⁴³ 沈樂群，〈唐代劍舞考析〉，《體育文化導刊》第 6 期（2015 年 6 月），頁 168-171。

⁴⁴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頁 248-249。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
花劍，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⁴⁵

梁公昌（？-？）奉命北征契丹，李白贈詩餞行。揮劍起舞的空間同樣為軍幕之中，舞劍者入幕從軍遠征塞外蠻夷契丹，渴望在沙場建立軍功，憑藉個人出色的軍事才能，成為萬夫之雄。即使起舞場景不再是軍陣，反而回歸到傳統宴席空間，所起之舞卻還是揮舞長劍，例如〈酬崔五郎中〉寫到「是時霜飆寒，逸興臨華池。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⁴⁶ 宴席之中，揮舞長劍，引起四座之賓的揚眉稱讚。

在李白手下，起舞空間實現從宴會向軍陣的轉變，揮劍起舞又擺脫了對特定軍陣空間的依賴，再重新回歸到宴會之中，一洗漢魏六朝起舞的逸豫享樂之感，注入了一股豪邁慷慨的奮發向上、立功疆場的意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姚合（781-？）在李白所創變的「起舞」畫面上取得進一步突破，那就是雖然只是單用「起舞」兩字，沒有在詩中直接出現舞劍的表述，卻依然能夠讓讀者明確感知到「起舞」兩字所指畫面就是揮劍起舞，〈劍氣詞三首〉其三言：

晝一作夜渡黃河水，將軍險用師。雪光一作聲偏著甲，風力不禁
旗。陣變龍蛇活，軍雄鼓角知。今朝重起舞，記得戰酣時。⁴⁷

正如詩題所言，本詩圍繞劍展開書寫。將視角落入詩歌文本自身，首聯寫將軍兵行險棋，夜晚率領麾下將士渡過黃河。頷聯寫夜色之下，雪光映照在將士的鎧甲之上，凍僵的軍旗在寒風之下無法舒展飄揚，給人一股寒氣森冷之感。頸聯寫將軍所率之軍與敵人展開交戰，將軍

⁴⁵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冊，頁815。

⁴⁶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冊，頁880。

⁴⁷ 〔唐〕姚合，《姚少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10，頁58-59。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足智多謀，靈活使用龍蛇陣，從沙場上傳來高昂的鼓角之聲，表明在戰事中佔據優勢。尾聯突然話鋒一轉，「今朝」兩字表明上述場景都是將軍所追憶的當年疆場往事，將軍之所以會突然想起當年的戰酣時刻，是因為今朝又重新起舞，由此可以確知，如今遠離沙場的將軍所起之舞一定是劍舞，而這也和詩歌的題目〈劍氣詞〉相照應。全詩絲毫不提劍字，但是整篇詩歌內容卻是因舞劍所發，足見構思巧妙別緻。

（三）宋人的整合：聞雞而晨起舞劍

祖逖、劉琨中夜所聞的荒雞之鳴到了宋代已經徹底褪去了災異色彩，化為了報曉的晨雞。起舞經過李白的創變與姚合的完善，也獨立具備了揮劍起舞、立功疆場的意味。因此當宋人及其之後的文人再次面對祖逖、劉琨二人夜聞荒雞而起舞的敘述時，腦中所產生的畫面恐與漢魏六朝的原生狀態相距十萬八千里了。

南宋詩人徐瑞（1255-1325）在〈客邸呈諸友〉中寫到：

不用倡狂放泣岐，回車復路未為非。客愁無奈惟憑酒，口業未除猶說詩。騎鶴吹笙初志在，聞雞舞劍壯心違。秋風紅葉青山下，準擬相携把菊枝。⁴⁸

這是一首徐瑞向諸位朋友闡明個人心跡的詩作。首聯使用楊朱（440 B.C.-360 B.C.）哭岐路之典，表明自己並不會像他們一樣有著極高的理想追求，即使選錯道路，大不了回車後退，重新再來而已。頷聯化用白居易（772-846）〈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侶〉中「漸伏

⁴⁸ 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整理，《豫章叢書：集部十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568。

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⁴⁹ 兩句，訴說自己借酒消愁，同時熱衷詩歌創作。頸聯首句用周靈王（？-545 B.C.）太子王子晉（？-？）吹笙騎鶴升仙之典，強調自己的初心乃是悠遊隱居，與下句聞雞舞劍的壯心相違。此處聞雞舞劍的理解即建立在宋人對聞雞和起舞兩種意象整合基礎之上，劉琨、祖逖為了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聽聞雞鳴之聲，早早起床揮劍習武，以期報效疆場。徐瑞向自己的諸位好友申明，自己並沒有劉琨、祖逖這樣的雄心壯志，因此在尾聯中寫到，青山在秋風吹拂之下，層林盡染，自己只想帶著美酒前往觀賞把玩盛開的菊花。

在徐瑞的詩中，聞雞而舞劍成為了雄心壯志的代名詞，同樣的用例散見其他詩作之中，例如張嶠（1096-1148）〈聞荒雞〉寫到「但可摧頽悲失旦，不應風雨誤司晨。書生久已垂華髮，豈是當年起舞人」，⁵⁰ 詩人藉助荒雞報曉一事來明志，自己寧可因為受到打擊在報曉上失職，也不當因為一些風雨之事，也就是惡劣的社會風氣而改變個人節氣，從而導致在報曉一事上犯下錯誤。荒雞報曉全然已是宋人的嶄新理解。詩人想到自己頭髮已經花白，已經不再是當年，具體說，壯年起舞之人。這裏的起舞人即指祖逖、劉琨，當時二人亦二十五歲左右，恰逢青壯年。起舞通過全詩意境與詩意的推敲，斷不是六朝時代的原生樣態，而是宋人整合之後的理解，即聽聞荒雞之鳴，清晨起床揮劍習武，立志建功疆場。

元好問（1190-1257）〈并州少年行〉結尾部分用聞雞而舞劍之典抒發建功沙場的志向，詩言「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舞雞鳴歌，東方未

⁴⁹ 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冊6，頁2678。

⁵⁰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冊32，卷1845，頁20459。

明兮奈夜何」，⁵¹ 越石為劉琨之字，劉越石聽聞雞鳴，拔劍起舞，洋溢著一股李白為起舞所注入的豪邁慷慨之氣。

真正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之後，在充分吸收唐人的創變與宋人的新解基礎之上，劉琨祖逖、清晨聞雞起床、揮劍起舞三者才被徹底整合為一個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敘事，呈現出一幅積極進取，晨起舞劍，建功疆場的畫面感。

四、從樂禍貪亂到英雄：劉琨、祖逖文學形象的變容

（一）中夜起舞：佻巧、貪亂與折節

此時再來回看劉琨、祖逖對於中夜荒雞之鳴的反應：第一，說出「此非惡聲也」。第二，做出中夜起舞，即手舞足蹈的歡樂之舉。漢唐之際，荒雞夜半而鳴，預示天下將亂、戰事將起的災異。那麼毫無疑問，中夜雞鳴屬於惡聲。為什麼劉琨、祖逖卻一致認為它不是惡聲？明知中夜雞鳴，預示著天下將要大亂，為何對此災異現象做出手舞足蹈的舉動？

為了回答上述疑惑，有必要回到最初史傳對此二人的書寫與評價。《晉書》載史臣評價言：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

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逖縈居處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跖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

⁵¹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冊1，頁36。

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⁵²

史臣對兩人的評價以五胡亂華為分界點，呈現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立場：

五胡亂華之前，劉琨為「佻巧之徒」，祖逖為「貪亂者」。「佻巧」一詞，語出《離騷》，其言「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⁵³ 王逸（約 89-158）章句解釋言「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⁵⁴ 也就是說劉琨性格輕佻，為人上巧言令色，浮華無信。史臣定性劉琨「佻巧」所基於的事實是：飛纓賈謐（？-300）之館，借箸馬倫（？-301）之幕。劉琨先與賈謐結為「二十四友」，《晉書·劉琨傳》言「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⁵⁵ 後又加入趙王司馬倫麾下，並與其結為親家，《晉書·劉琨傳》言「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萇，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萇為皇太子，琨為萇詹事」。⁵⁶ 可以看出，劉琨實為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賈謐掌權，即投靠之；司馬倫掌權，又立刻轉舵；更何況，殺賈謐者正是司馬倫。所以史臣說劉琨「本無異操」，實際就是直接貶斥劉琨沒有任何節操與底線。由此亦可知，「佻巧之徒」所蘊含的批評份量。

祖逖為「貪亂者」所基於的事實正是他對夜半荒雞之鳴所做出的舉動。所謂「聞雞暗舞」，所呈現的畫面實為，夜半聽到預示天下將

⁵² 〔唐〕房玄齡等，〈祖逖傳〉，《晉書》，冊 6，卷 62，頁 1699-1700。

⁵³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33。

⁵⁴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頁 33。

⁵⁵ 〔唐〕房玄齡等，〈劉琨傳〉，《晉書》，冊 6，卷 62，頁 1679。

⁵⁶ 〔唐〕房玄齡等，〈劉琨傳〉，《晉書》，冊 6，卷 62，頁 1679。

亂的荒雞之鳴，心中竊喜，乃至手舞足蹈以示慶祝，也就是說，祖逖渴望天下大亂，戰事四起，自己好從其中謀取利益，所以史臣描述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即唯恐天下不亂、幸災樂禍的小人形象。

不過在五胡亂華之後，兩人卻都折節改志，史臣所言「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孤身懸於并州，與南遷之東晉遙遙相隔，隻身抗擊異族劉曜（？-329）與石趙大軍，最後死身疆場。

也是就說，在史臣筆下，劉琨與祖逖是一個具有雙重性的複雜形象：貪亂樂禍的野心家與死身疆場的忠臣。對於劉琨、祖逖渴望天下大亂，趁機取利的野心家而言，中夜雞鳴在他們眼中自然就不是惡聲了，甚至可以說是吉祥之聲，於是說了「此非惡聲也」這種言論。當時做出這種類似行為者不止劉琨、祖逖二人，還可見於尹緯（？-？）樂見災異，向天而拜，《晉書·姚興載記》言「堅末年，祿星見于東井，緯（案：尹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⁵⁷尹緯被苻堅（338-385）下令禁錮，不許入仕為官。尹緯見東井出現預示苻堅將滅的災異祿星，心中甚喜，做出向天而拜的舉動。祿星對於苻堅來說屬於災異，然而對於期望苻堅政權崩潰的尹緯而言，則屬於吉兆。此點與佻巧貪亂的劉、祖二人中夜聞雞鳴說出「此非惡聲」，做出起舞舉動頗為相似。

可以說，夜半聞雞起舞恰是支撐二人佻巧貪亂負面形象的重要事實依據，甚至演化為批評野心家的典故，《舊唐書》對朱泚（742-784）的評語中寫到「朱泚家本漁陽，性惟凶狡，耳習聞於篡奪，心本乏於忠貞。暨弟為亂階，身留京邑，小不如意，別懷異圖。但樂荒雞之鳴，唯幸和鑾之動，緣幽帥之嘗因亂得，謂神器之可以徼求」，⁵⁸

⁵⁷ [唐]房玄齡等，〈姚興載傳〉，《晉書》，冊10，卷118，頁3004。此條材料由余嘉錫所首發現與使用。

⁵⁸ [後晉]劉昫等，〈秦宗權傳〉，《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冊16，卷200，頁

朱泚「樂荒雞之鳴」即用劉琨祖逖聞荒雞夜鳴之典，批評其邀幸天下動亂，自己好趁亂取利，朱泚後來確實亦僭越即位。

（二）唐人筆下的劉、祖：樂禍的野心家

劉琨與祖逖青壯年時為佻巧貪亂的野心家，後來折節改志，投身於抗擊匈奴與羌羯等所謂蠻夷猾夏的孤戰之中。支撐野心家負面形象的正是兩人中夜聞雞起舞之事。對於史傳中所給與的雙重性評價，唐代文學作品是如何接受，或者說是如何書寫劉琨與祖逖二人的呢？

李白在〈避地司空原言懷〉中直接稱劉琨與祖逖為樂禍人，並專門強調自己是與這兩位野心家截然不同之人：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為樂禍人。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⁵⁹

首聯說南風不競，巧妙化用《左傳》師曠（？-？）所言南風北風之典，指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永嘉南渡。當此天下大亂，正是忠臣效命、許國報君之際。頷聯直寫事實，劉琨與祖逖兩人，晨雞鳴叫之後揮劍起舞。頸聯則對兩人揮劍起舞之事做出解釋，兩人雖有匡濟天下之心，卻最終因聞雞舞劍暴露了樂禍人的本心。尾聯則表明心志，自己絕不作劉、祖這樣唯恐天下不亂的野心家，而是選擇隱居於皖水之濱。

劉琨、祖逖作為樂禍野心家的反面形象又可見於玄宗所作〈巡幸途次上黨舊宮賦〉一詩中：

長懷問鼎氣，夙負拔山雄。不學劉琨舞，先歌漢祖風。英髦既

5399-5400。

⁵⁹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冊，頁1117。

包括，豪傑自牢籠。人事一朝異，謳謠四海同。⁶⁰

為了更加準確理解此詩，下引玄宗所寫詩序：

朕昔在初九，佐貳此州，未遇扶搖之力，空俟海沂之詠。洎大橫入兆，出處斯易，一揮寶劍，遽履瑤圖，承曆數而順謳謠，着天衣而御區夏。⁶¹

序言的意思是玄宗身處初九，即乾卦所謂「潛龍勿用」之時，曾在此州任職，即并州，劉琨亦任并州刺史。不久遇到大橫入兆的符瑞，借用漢文帝（180 B.C.-157 B.C.）為代王時占卜入京登基的典實，玄宗因此寶劍一揮，成為唐朝天子。也就是說，玄宗在詩序中十分感慨自身從潛龍飛升為天子的轉變歷程。此時再看玄宗所作之詩，首聯所言懷有問鼎氣，表明玄宗任職并州時已有成為天子的打算，與詩序中「初九」相應。頷聯說自己絕不學劉琨做出聞雞起舞之事，而要以漢高祖劉邦（？-195 B.C.）為榜樣，學習他的帝王之風。由此可知，「劉琨舞」是一個反面形象，樂禍幸亂，趁火取利，玄宗絕不會如此希望天下大亂，成為一名野心家。頸聯則進一步說明劉邦帝王之風的作用，英雄豪傑會自然匯聚在自己的帳下，協助自己完成一統天下的壯舉。尾聯則寫到玄宗由潛龍化為天子，四海謳歌一統。

玄宗為天子，李白為大詩人，在他們筆下，劉琨、祖逖是一幅樂禍野心家的反面形象，並告誡自己不可向其學習，明確與二人劃清界限。劉、祖二人聞雞起舞不可效仿，似乎成為唐代詩人筆下的共識，馬戴（？-869）在寫給知己的詩作〈失意書懷呈知己〉中寫下：

直道何由啟聖君，非才誰敢議論文。心存黃籙與丹訣，家憶青山與白雲。麋鹿幽棲閑可近，鴛鴦高舉勢宜分。微生不學劉琨

⁶⁰ 〔宋〕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1，頁29。

⁶¹ 〔宋〕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冊1，頁28。

輩，劍刃相交擬立勳。⁶²

尾聯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是學劉琨聞雞起舞之事，但是結合上文玄宗詩言「不學劉琨舞」，可以看出此處很可能也是指不學劉琨聞雞起舞。劉琨中夜聞雞起舞，渴望天下大亂，趁機憑藉刀劍武功建立功勳，這種貪亂樂禍的野心家行為，馬戴是不會效仿的。

（三）北伐與討夷：英雄的誕生

進入宋代之後，籠罩在荒雞夜鳴的災異觀念不復存在，由荒雞夜鳴而起舞所支撐的樂禍野心家形象隨之轟然塌陷，逐漸被人遺忘於歷史之中，劉琨、祖逖聞雞起舞反倒成了催人奮進的正面典型。後來爆發靖康之變，宋人南遷，境遇頗與東晉相似，華夷之別的意識陡然激增，北伐討夷、收復河山成了南宋文人的熱門話題之一。

在上述因素的偶然交疊之下，劉琨、祖逖逐漸成了抗擊蠻夷、報國疆場的英雄，在南宋詩詞作品中大量以此面目出現，寄託作者的壯志豪情，抨擊政府妥協軟弱。陸游是南宋代表的愛國主義詩人，在〈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中言：

買醉村場半夜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⁶³

深夜醉酒歸來的陸游，在西山落月的照耀下，突然想到了劉琨聞雞起舞之事，淚水隨之沾滿了衣裳。為何荒雞之鳴會讓陸游淚流滿面？正是因為劉琨聞雞起舞在南宋人的知識觀念世界中，已經成為北伐夷狄、立志收復國土的英雄符號了。面對偏居江南，無力收復北方領土的時局，陸游因此想到劉琨聞雞起舞之事，內心自然感慨萬分，同時

⁶² 〔唐〕楊軍、戈春源註，《馬戴詩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8-129。

⁶³ 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冊3，卷21，頁360。

借「劉琨死後無奇士」抨擊南宋缺乏北伐奇才。

劉克莊（1187-1269）直接在詩中期待南宋亦能出現如同劉琨一樣的軍事將領，率領王師北伐，七律〈有感〉言：

殘羯如蜂暫寄窠，十年南北問干戈。穹廬昔少曾居汴，莫府今猶未過河。越石不生誰可將，奉春再出亦難和。憂時元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⁶⁴

首聯中將南宋的北敵金朝比作羯人的殘孽，是一個極具華夷之別色彩的貶低語詞。之所以選擇五胡中的羯族，是因為當時對劉琨衝擊最大的就是羯人石勒（227-333）所率領的軍隊。頷聯指出，宋朝在金人的打擊下，從汴京南遷臨安後，至今尚未越過黃河收復故土。頸聯呼喚朝廷能出現如同劉越石（即劉琨）一樣的軍事將領，率領王師北伐金人，而不是如同西漢奉春君劉敬（？-？）那種主張與匈奴和親的投降派。尾聯則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如此憂慮時局。

文天祥（1236-1283）奉命抵抗元朝大軍，途徑鎮江時，懷念祖逖過江北伐蠻夷之事，實則心中暗許自己亦能如同祖逖，越過長江，北伐元軍，在〈鎮江〉一詩中寫到：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稚，風雨濕雙扉。⁶⁵

首聯寫到詩人目睹鎮江鐵甕之固依舊，但是大宋的疆域已經不復從前。頷聯寫詩人曾一路北上，如今卻在鎮江見到疾馳飛奔的元朝大軍。面對宋元對抗中大勢已去的形勢，最後兩聯抒發了詩人無可奈何，生不逢時的感慨之情。士稚即祖逖，曾跨過長江一路北上，誓言

⁶⁴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冊2，頁194。

⁶⁵ 〔宋〕文天祥撰，劉文源校箋，《文天祥詩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冊2，頁629。

不清蠻夷不回頭。然詩人卻無北越長江，討伐元軍的機會去建功立業，報效君王。

在南宋江河日下的時局之下，劉琨、祖逖化身拯救危局，北伐夷狄，收復中原的英雄，頻繁出現於詩人筆中，例如南宋無名氏〈沁園春〉言「況平生慷慨，聞雞起舞，中原事業，不付公誰」，⁶⁶ 南宋唯有出現劉琨、祖逖這樣的將領，才能收復中原故土。劉學箕（?-?）在〈賀新郎〉中悲憤「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怨深次骨。歎南北、久成離絕。中夜聞雞狂起舞，袖青蛇、戛擊光磨鐵」，⁶⁷ 詩人痛斥誤國官員，渴望收復北方故土，因此中夜聞雞奮力狂舞，以明北伐之志，傅璇琮（1933-2016）高度稱讚這首詞言「道出愛國志士不堪容忍南北長久分裂之痛，其風發激厲之氣，足以匹配稼軒詞」。⁶⁸ 魏了翁（1178-1237）在〈即席自和〉中將劉琨書寫為驅逐北狄的英雄人物，言「少陵正念西營日，越石方驅北狄時。滿目憂端無處說，且將醉口謾期期」，⁶⁹ 詩人對時局滿腹的憂慮無處訴說，只能借酒醉口，英雄劉越石成了北伐中原的精神寄託。

五、結語

現在再來看最初所提出來的問題，則能夠得出這樣的看法：中夜雞鳴在漢唐時代是非常嚴重的災異現象，屬於雞禍，預示天下將亂，戰事蜂起，屍橫遍野。因此聽聞中夜雞鳴的劉琨、祖逖二人會對此特別敏感與注目。然而對於如此嚴重的災異現象，劉、祖兩人卻一致認

⁶⁶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冊5，頁3755。

⁶⁷ 唐圭璋編，《全宋詞》，冊4，頁2434。

⁶⁸ 傅璇琮、辛更儒主編，《宋才子傳箋證·南宋前期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1年），頁767-768。

⁶⁹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冊56，卷2932，頁24945。

為「此非惡聲也」，同時做出手舞足蹈的歡快之舉，足見劉琨、祖逖兩人實屬樂禍幸災、唯恐天下不亂的野心家。不過，五胡亂華，永嘉南渡，天下陷入動盪與戰亂之後，兩人又折節改志，孤懸并州，抵抗匈奴羌羯。因此，在史臣筆下二人形象呈現出複雜對立的雙重性。然而，支撐他們貪亂樂禍野心家形象的正是兩人中夜聞雞鳴之後所做出的起舞之舉。

荒雞夜鳴成為唐人書寫戰亂的重要語典之一。唐宋之際，知識觀念結構發生重大變革，荒雞夜鳴這一現象所蘊含的災異色彩逐漸隱退，在宋人筆下反倒新變為晨雞報曉、擾人清夢的意象。起舞在漢魏六朝作品所呈現的畫面——在酒席宴會的場景中，彈奏絲竹，放聲歌唱，手舞足蹈，逸豫歡快——被李白所創變，場景置換成軍幕，手舞足蹈變成揮劍起舞，一洗享樂逸豫色彩，注入一股豪邁慷慨的奮發向上、立功疆場的意味。宋人完成了荒雞夜鳴與起舞兩種意象的整合，書寫出一幅與漢魏六朝原初狀態大為不同的畫面，即積極進取，晨起舞劍，建功疆場。

伴隨著荒雞夜鳴、起舞二者意味的轉變，劉琨、祖逖的文學形象也隨之發生變化。兩人最初史傳中，所呈現的形象是佻巧浮華、貪亂幸災與後來的折節改志。唐人筆下，兩人的形象是樂禍的野心家。然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在南宋文人筆下，劉琨與祖逖演變為抗擊蠻夷、報國疆場的英雄。劉琨、祖逖從最初幸災樂禍的野心家演變為偉大的英雄，實際上是唐宋變革下近世以後災異觀念的湮滅，宋人與北方異政權對峙下華夷意識的鬥爭，特別宋人南遷後與東晉頗為相似的境遇等多重因素耦合下的結果。

由此亦可看出意象內涵的流動性特質，在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文學意象的解讀具有開放性與生成性。荒雞夜鳴在漢唐知識背景下被視為不祥之兆，預示著天下將亂，劉琨、祖逖聽聞荒雞夜鳴之後做出的起舞舉動因此成為兩人樂禍幸災的證據。無論是在當時的史

書、筆記亦或詩歌創作中，劉琨、祖逖聞雞起舞是作為負面事件而被闡釋與解讀的。到了宋代及其以降的近世，關於劉琨、祖逖注目點轉移到了二人堅守山西抗擊胡人的歷史事件，從而造成了一種超越時空的錯位感，聞雞起舞舉動所蘊含的樂禍意涵被更替為奮發報國的英雄底色。聞雞起舞內涵在歷史脈絡中的變遷流動，是宋人結合自身處境積極主動建構的結果，體現了歷史典故解讀的開放性。

（責任校對：周皓熙）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班固，《漢書》，冊 5、9、11，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 〔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冊 3，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冊 11，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冊 1，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堉著，《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 〔南朝宋〕鮑照著，丁福林、叢玲玲校注，《鮑照集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 〔唐〕王勃著，〔清〕蔣清翊註，《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註，《白居易詩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唐〕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註彙存》，冊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唐〕李玫撰，李劍國輯證，《纂異記輯證》，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冊 5、6、10，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唐〕姚合，《姚少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唐〕陳子昂撰，徐鵬校點，《陳子昂集（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唐〕楊軍、戈春源註，《馬戴詩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 〔唐〕魏徵，《隋書》，冊3，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唐〕釋慧琳、〔遼〕釋希麟撰，《正續一切經音義附索引兩種》，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冊16，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冊1，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宋〕文天祥撰，劉文源校箋，《文天祥詩集校箋》，冊2，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宋〕司馬光撰，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冊2，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
- 〔宋〕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冊1，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冊2，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冊4，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冊2，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宋〕蘇軾著，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冊11，成都：巴

蜀書社，2011 年。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中華大藏經》，冊 34，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 6，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3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全宋詩》，冊 5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整理，《豫章叢書：集部十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年。

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4、5，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張伯偉編，《日本世說新語注釋集成》，冊 5，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 年。

陸永峰，《禪月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2 年。

傅璇琮、辛更儒主編，《宋才子傳箋證·南宋前期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1 年。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劉學鍇，《溫庭筠全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冊 6，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年。

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冊 6，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二、近人論著

沈樂群，〈唐代劍舞考析〉，《體育文化導刊》2015年第6期，2015年6月，頁168-171。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游自勇，〈「棄常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災異書寫〉，《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2022年4月，頁55-77、221。

程蘇東，〈《漢書·五行志》的編纂意圖與策略〉，《文學遺產》2021年第3期，2021年5月，頁174-187。

〔日〕內藤湖南著，林曉光譯，《東洋文化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Rooster Disasters, Midnight Dan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Image of Liu Kun and Zu Ti

Yao Pa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s of Liu Kun and Zu Ti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decline of correlative disaster theory, the rise of rational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the emergence of the literati clas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recurrence of simila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Liu Kun and Zu Ti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historians for being ambitious people who took pleasure in disasters and greed. The foundation of this image was their joyful act of dancing at night when they heard the crow of a rooster. Crowing at night was an anomalous phenomenon associated with calamity, and it presaged a world in chaos and at war with corpses everywhere. Roosters crowing at night thus became one of the idioms used by Tang people to describe war.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night crow of an abandoned rooster lost its association with oncoming disaster, and it became tied to the image of crowing at dawn and urging people to get up early.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about Liu and Zu dancing after hearing a rooster crow was transformed by Li Bai, who interpreted it as a generous and heroic act of waving swords and dancing. Liu and Zu accordingly became patriotic heroes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dynasty; upon hearing the rooster's crow, they got up early and practiced swordsmanship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barbarians in the north and recover the Central Plain.

Key words: disasters, roosters, dance, literary images

